蜀山劍俠傳/0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五回　兩番負氣 陳圩下書　無限關情 呂村涉險

下一回▶

淩操對俞允中道：「你祇知許兄槍法神妙，還不知他天生神力，內功已臻絕頂呢！」說罷，拉了俞允中，走到許鉞用做目標的那一根木樁旁邊，指給俞允中道：「這根木樁，許兄曾把它當做假想的敵人。你看那上面槍刺過的痕跡，可是一般深淺麼？」這時衆人也都跟着圍了過來，往這木樁上一看，果然許鉞刺過的地方俱祇有二分多深，槍孔的大小也都一樣。原來武功到了上乘的人，哪怕有千斤萬斤的力量，發出去並不難，最難的是發出去還能收將回來。比如自己祇有一百斤力量，都聚在一隻手上，或一件兵器上，打將出去，如果打不着人，這周身力量業已發出去，收不回來，祇剩了一個空身體，豈不是任憑別人處置麼？再遇見本領絕大的人，他不來打你，祇用身法讓你的力量打到空處，隨意將你一撥，你便自行跌倒；心狠一點，再借你自己的力打你，讓你受那內傷。又好似用兵一樣，如同臂之使手，手之使指一般，鳴鼓則進，鳴金則退，勝則全勝，敗亦全師。所以武學名家常說無論多大的力，要能發能收，纔算是自己的力；又說四兩可以撥千斤。就是這個道理。像許鉞他這樣把千斤神力運用得出神入化，拿一支長槍，連同全身重量，躥高縱矮，使得和拿着一根繡花針似的指揮如意，經淩操再一點出，無怪衆人都非常驚服了。

至於雲鳳、湘英二人，一個是志比天高，心同髮細，無論甚麼驚人絕藝，除非是不知則已，一知便要學，一學便精；一個是剛同許超慪了氣，難得許鉞不用求教，自己就表演

出來，正好從旁偷學了去堵許超的嘴。這兩人都是不約而同地聚精會神，從頭到尾默記於心。等到衆人要回到前面休息，湘英留住雲鳳，等大家走盡，徑自跑到場中，拿起許鉞使的那支長槍，照着他的解數，一招一式施展起來。雲鳳明白她的用意，見她初次學來，雖然手腳較生，有時還不免思索一下，竟然大致不差，不由連聲誇讚起來。湘英也得意非凡，十分起勁。看看舞到剩三十多招，忽然忘了兩個解數，收了招，怎麼想也想不起來。自己本是負氣學的，又不好到前面去問，急得兩腳在地下直跳。雲鳳見她那樣性急，暗暗好笑。知她又任性，又多疑，不便明說。笑對湘英道：「適纔許君使槍的時節，我也在旁留神暗記幾着，祇是沒有你記性好，記得沒有你那麼全。不過這後半截的跌翻九絕，我彷彿記得還清楚。我看一人練習難免有忘了的時候，不如我們兩個人按他槍法對打。你練時，我算做敵人；我練時，你算做敵人。我記不得的你教，你記不得的我教，想必也差不多了。再還記不全時，我找我爹爹求問許君去。你看好麼？」湘英正在爲難，一聽雲鳳也用了心，不禁又高興起來，恐怕隔的時候多了，更記不全，當下拖了雲鳳試驗。彼此校正了一番，覺着大致不差。

雲鳳知許鉞一二日便走，又到前面悄悄請來父親淩操，二人同時又演了一回。這次當然比較熟悉。淩操見她二人天資如此穎異，有這般強記能力，着實誇獎了她二人幾句。又對雲鳳道：「你們姊妹這般聰明，可惜生不逢時。如果你曾祖姑在時，漫說這些兵刃絕藝，就學那飛行絕迹的劍術，又有何難呢？」雲鳳道：「日前因爲大家都在忙亂之中，爹爹病體未癒，有幾句話想對爹爹說，總沒有提起。女兒因聽說黃道爺與趙世兄都會劍術，黃道爺的劍術更好，打算求爹爹託趙世兄與黃道爺說，着我們姊妹兩個拜在他的門下學習劍術，豈不是好？」

淩操道：「談何容易。他二人雖會劍術，聽趙世兄說，他也纔祇入門，學得不精，反而不如不學。黃道爺是東海三仙之一玄真子的門人，劍術果然高明，但是他已被玄真子逐出門牆，戴罪修行，正託人設法向玄真子疏通，不奉師命，怎敢收徒？況且峨眉門下，除了飛昇的祖師爺和現在掌教祖師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外，都是男的傳男，女的傳女，從來無人破例。再說練習飛劍，須在深山窮谷之中，練氣凝神，先修內功，日子多的往往十年至數十年不等。昔日五臺派太乙混元祖師，就爲收了幾個弟子道心不淨，鬧出許多笑話，身敗名裂。漫說黃、趙二人，誰也不能如此隨便收徒。除非有天賜良機，遇見峨眉、崑崙、黃山這三個派中的女劍仙，看中你們天資過人，生具仙骨，那也無須你求，自會前來度你。當你曾祖姑在日，我年紀纔十來歲，你祖父說，曾再三求她老人家將我帶到嵩山，去求你曾祖姑父學習劍術。你曾祖姑說我不是此道中人，起初不肯。後來你祖父因要報五臺派中脫脫大師十年前斷臂之仇，再三央告你曾祖姑，方始有些允意。當

下把我帶到嵩山，去見你曾祖姑父，就是那近百年間前輩劍仙中數一數二的嵩山二老之一追雲叟白谷逸。到了那裏，你曾祖姑父說，我天資太差，並不曾教我甚麼劍術。起初三年中，祇教我晚間面壁，白日從山下十里以外汲水上山洗洞。那挑水的桶兒，由小而大，到第四年上，我已能挑滿三百斤的水，登山越嶺如履平地了。又教我白天面壁，晚間挑水。我越來越厭煩，尤其是面壁枯坐，心總靜不下來。耐不住山中清苦，偷偷跑下山來，打算偷跑回家。誰知纔走到山腳下面，你曾祖姑父母已坐在那裏等候，也不似先前嚴厲，和顏悅色喊着我的小名，對我說道：『我們早知你不是此道中人，你父親偏要叫你上山，白白讓你在山中苦了幾年。不過劍術雖無緣再學，有這三四年的根基，傳你一點內外功，也儘夠你在人間縱橫一世。』說罷，也不問我願不願，二次將我帶回山上，每日傳我內外功同各種兵刃暗器，祇學了三個月，便說夠了。仍由你曾祖姑將我送回家去，對你祖父說：『脫脫大師氣數未完，不可強求，徒自惹下殺身之禍。此子劍術無緣，武藝已成。』又說她老人家不久也要火解等語。說罷，徑自走去。到我回家二年上，你曾祖姑果然在開元寺坐化。要論你兩姊妹的天資，都在我以上。不過這種機緣可遇而不可求，要說請黃、趙二位教你們劍術，那是絕對不能行的。」

雲鳳起初聽說黃、趙二人劍術入神，飛行絕迹，原抱着滿腔熱望。今日聽了父親淩操這一席話，不亞於當頭澆了一大盆冷水，來了個透骨冰涼。其實淩操所說雖係實情，卻也別有私心。他因淩氏世代單傳，自己這一輩上祇生一女，原想招一個好女婿，將來多生一男二女，承繼淩氏香煙。漫說黃、趙二人決不能收雲鳳爲徒，即或能收，他還不定願不願呢。這且不言。

湘英、雲鳳俟淩操走後，又練習了一會兒，直累得香汗淋漓，纔行停止。由此二人天天要背人練習梨花槍。自來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。二人武功俱有很深的根底，哪消幾日，居然練得一般地出神入化。

練槍的第二天，白琦迴轉，說羅新也不在善化，候了多天不見回來，纔留下一封書信說明相請原因，求他務必前來相助。許鉞執意要走，白、戴等因有約在先，不便強留。許鉞原知在這用人之際，自己卻丟下走開，有些不對。但是記着矮叟朱梅臨行之言，不敢大意錯過這千載良機。向白、戴等說明了苦衷，又囑咐兄弟許超幾句，叫他事完，回去歸省，以免老親懸念等語，告辭而去。

許超見湘英一見面便把頭一低，連看都不看，幾番同她說話，還未等許超開言，徑自走開，心中好生不快。也是該當出事。這日湘英與雲鳳二人又在後園空場上練習許家梨花

槍，本來神妙，再加上二人天資聰明，連下十多天的苦功，又加上淩操不時從旁指點，不但練得非常純熟，因爲二人同時對打，無意中又變化出許多絕招來。二人正舞到喫緊處，前面白琦因轉眼月底，離交手的日期沒有幾天，所希望幫忙的人一個也沒有來，雖說戴家場防備森嚴，因爲敵人會使妖法，究竟沒有勝算的把握，想召集衆人商議商議，分配一下臨敵的職務。舉目往座中一看，除戴衡玉該班把守魚神洞外，惟有湘英、雲鳳二人不在眼前，便要着人去請。淩操道：「小女同戴姑娘大概在後園練武，我去叫她們來吧。」許超連日正愁沒和湘英說話的機會，聞言連忙接口道：「如何好勞動老前輩，待我去請她們二位吧。」說罷，不俟還言，便離座走去。剛到後園，便聽有兵刃相觸之聲，等到身臨切近，忽聽湘英笑道：「這些日的苦練，那跌翻九絕倒沒有甚麼，最難還是他這七步回身追魂奪命連環槍。單是他這臨危變招，招中化招，懸崖勒馬，收千鈞於一發的那個勁兒就不好拿。現在我快要使這一招啦，你變個法兒接招試試看。」

許超在幼時也曾偷學梨花槍法，因在幼年，又是暗中偷看，纔回去練習，不是許鉞明傳。彼時許鉞又不似現在心理，認爲家傳祕訣，輕易不肯將槍法當衆使全。所以許超不過學了六七成，便已離家逃走。投了顛僧馬宏爲師，學的又是長劍和暗器。這次許鉞來到，本想求教，又因防守事忙，大家都在忙亂之中，無暇及此。等到湘英向他求教，纔向許鉞轉學。許鉞以爲他已經學會，不過問問幾手絕招，雖然有問必答，仍是不曾學全。今日一偷聽湘英說話，暗暗納悶，便不去驚動她們，偷偷閃身在旁一看，不由大喫一驚。祇見她二人槍法舞到妙處，簡直是身與槍合，捷如飛鳥，兔起鶻落，圓轉自如。哪裏分出哪是人，哪是槍，祇剩兩團紅影在廣場上滾來滾去。完全與當年初看許鉞舞槍是一樣靈巧，大大自愧弗如。出神忘形，不由喊出一聲好來。

湘英、雲鳳聽見有人叫好，各自收招。見是許超，湘英更不答話，把手中槍往兵器架上一擲，回身便要走去。雲鳳怕許超不好意思，正要向許超敷衍兩句，許超更不怠慢，急忙上前攔住湘英去路道：「大哥在前廳召集大家，分配同敵人交手時的職務，叫我來請大妹同淩姑娘前去赴會哩。」湘英冷笑道：「不相干的事，打發一個長工來就得啦，還要勞你的大駕？我們知道了，隨後就到，你先請吧。」許超見她還是不喜歡神氣，自己卻裝不知道，拿臉衝着雲鳳，眼睛卻看着湘英道：「二位女英雄練得好梨花槍法呀！」雲鳳未及還言，湘英搶着答道：「我們姊妹多呆，哪配學你們家獨傳的梨花槍法？無非猴耍棍，舞來解悶罷了。」許超急忙答話道：「大妹不要太謙，這梨花槍法變化甚多，學起來很難，我學的還不過二位所會的一半。那天大妹還要我教，幸而有自知之明；不敢答應；不然，老師所學還沒有徒弟一半，那纔是笑話呢。不過我還有一樁事要向二位請教：這槍法海內會者甚少，如學不全，等於沒用。二位是從哪位老師學來？可肯告訴

給我，讓我也知道知道？」湘英急答道：「這普天之下，難道祇許你會梨花槍，就不許別人會麼？真是笑話！你要問老師，淩姊姊就是我的老師，我也是她的老師，我們兩個替換着學的。你瞧我們會，你不服氣吧？」許超道：「大妹如此說法，真屈殺我了。前日聽了大妹之言，我因自己學不全，還背着人問家兄幾手絕招，滿想轉傳大妹，一向沒有機會。如今知道大妹本來就會，以前說要學的話是戲弄着我玩的，我喜歡還來不及，豈有不服之理？大妹太多心了。」

湘英還要還言，雲鳳見湘英連頂許超幾次，有些過意不去，便搶答道：「湘妹不說原因，無怪許兄不知。祇因那日湘妹聽令兄談起梨花槍，知道許兄也會，因令兄初來面生，不好向他求教，轉問許兄，許兄又推在令兄身上。後來許兄到魚神洞防守，令兄經大衆相求，一時高興，便在這空場上將槍耍了出來。也是湘妹聰明，一看便會。我也從旁記下幾招，天天來此練習。許兄既是此中能手，又是家傳，令兄已走，我們正愁無處請教，如有錯誤之處，還望許兄改正纔是。」許超道：「二位如此天資，真是令人萬分佩服。不過我還沒學全，漫說二位已盡得此中奧妙，即使稍有不到之處，我又如何能改正過來呢？」

湘英平日本同許超感情很好，自從那日學槍賭了十多天氣，雖然抱定宗旨不理許超，誰知許超連受白眼，依舊殷勤，未免叫湘英有些過意不去。想再理他，又因在雲鳳面前說了滿話，怕雲鳳笑她。直至今日許超來請她到前面去，不住地用言挖苦，許超還是絲毫不動火，和顏悅色，任她訕謗，漸漸也有些氣消心轉。後來雲鳳看不下去，說了實情，又同許超客氣了幾句。湘英人雖性傲，學武藝卻極虛心，生怕學不完全。本來就疑心許鉞演時藏了幾手，正苦於無從求教，滿擬許超是學全了的，祇不過不好意思問他。一聽雲鳳向許超求教，許超又和前日一樣推三阻四，不禁勾起舊恨，心頭火起，冷笑道：「姊姊也是多事，你問他，他還肯說實話？人家是家傳，肯傳外姓麼？我們那天也無非見獵心喜，學來解解悶罷了。要說真學的話，不學還好，學會了也無非被人家綁了起來做俘虜，還有甚麼別的好處？」

許超見湘英出口就是彆扭，自己儘自賠小心，反招出她挖苦自己過魚神洞被擒之事。年輕人大半好勝，覺得當着雲鳳沒了面子，不由把臉色一沉，答道：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勝負乃兵家常事。我平日又未說過甚麼自負的話，夜探魚神洞中了妖法，被人擒住，並非我學藝不精之過。恐怕除了真正有名的劍仙高人，無論誰遇見妖法也躲不了吧？大妹既然以爲我那日不教是藏奸，我再三賠話，都不理我，今日又屢次挖苦，我也無顏在此。且等破了呂村，同陳、羅二賊交手之後，告辭就是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走。

許超自那年逃出，便流落在戴家場，爲戴衡玉的父親戴昆收留，傳他武藝，同湘英青梅竹馬，廝守了好幾年。後來戴昆臨終，把許超介紹給顛僧馬宏門下。學藝五年回來，原想見了衡玉兄妹，回家省親，不想又因呂村之事耽擱。當時湘英業已長大，郎英女美，故侶重逢，雖不似小孩時節隨便，內心情感反倒更密。許超見她性傲，又是義妹，總讓着她幾分，二人從未紅過臉。今日雙方言語不合，決裂起來。許超走後，湘英不怪自己說話太過，反而越想越生氣，連前面都不想去。還是雲鳳苦勸，纔一同往前面走來。走到廳堂，見許超尚在門口徘徊，回頭看見她二人走來，纔走了進去。雲鳳知道許超拿不準湘英來不來，進去沒有話說，所以在門口等候。見湘英氣得粉面通紅，一時不好再勸，祇得一同走了進去。遠遠聽見許超對白琦道：「大妹同淩姑娘在後園練得好槍法，現在後面就到。」雲鳳聽了暗暗好笑。說時二人已到跟前，除淩操外，大傢俱都起身讓座。

白琦招呼衆人就座之後，便當場道：「再過不多幾日，便到與陳、羅二賊相約日期。這次忽然中間又加上呂村中人與我們爲難，事情很是棘手。現在爲期已近，因爲有呂村加入的原故，我們除了加緊防備外，還得在期前請一位到陳圩去下書與陳、羅二人，就說二月初三，我們到陳圩赴約；他們如果不要我們去，要自己來，也隨他們的便。就此探看一些動靜，好做交手準備。否則我們去打陳圩，呂村卻從魚神洞捷徑來潛襲我們的後路，我們人單勢孤，豈不難於應付？索性與他們叫開倒好。如果要我們去赴約時，除留下兩位守莊外，大家都一同去，自是不消說的。假如他們兩處聯合而來，我們這個村莊雖然不少會武藝的人，但是這次交手不比往年流寇容易對付，來者很有幾個能手。本村壯勇，祇能從旁吶喊助威，加緊料理埋伏，不可輕易上前，以免誤傷人命。最好是用打擂臺的方式，在前面廣場上盛設酒宴，搭起一座高臺，等他們到來，便請他們先行入席，就在席前上臺，一對一地交手，以多殺爲勇。起初以爲祇要對付陳、羅二人，所以寧願到陳圩去赴約。如今加入了呂村，還有兩個會劍術的人，所以如能辦到此層，最爲妥當。不過當初原說我們前去拜莊赴約，改作請他們赴會打擂，他們必定以爲我們倚着戴家場山谷險要，有些怕他。去的人必須膽大心細，還要能言善辯才行。並且我們明知陳、羅二人俱在呂村，而呂村呢，上次是我們去探他們的動靜，後來並未前來尋釁，總算沒有破臉。在他們未明白現身以前，惟有裝作不知，徑往陳圩下書，問出主人不在陳圩，然後託陳圩的人引到呂村投信，就便帶一張柬帖拜莊。不知哪位願意辛苦一次？」

白琦說話的意思，原以爲黃、趙二人久闖江湖，又都會劍術，此去最爲合宜，二人當中無論是誰均可。因是遠來嘉客，相交不久，不好意思徑自奉請。誰知許超和湘英口角，錯疑湘英當着外人笑他無能，忍了一肚子悶氣；又在聽話中間用眼看湘英時，湘英又不

住朝他冷笑，更以爲是看他不起。暗想：「怪不得自從我從魚神洞回來就不理我哩，原來是看準我沒有出息。那我倒要做兩件驚人的事給你們看看。」想到這裏，雄心陡起，白琦話未說完，忙不迭地站起身來，對衆說道：「小弟無能，日前失機，蒙大哥同衆位不加譴責，萬分慚愧。情願前去下書，用言激陳、羅二賊前來赴會打擂。不知大哥看小弟可能勝任麼？」說時用眼瞧着湘英微笑。白琦見許超自告奮勇，知他本領聰明倒還去得，不過已經在呂村被擒逃出，又不會劍術，總覺不如黃、趙二人妥當。但是許超既已把話說出，如再另煩黃、趙二人，似乎適纔之言有些摻假，不是對朋友的道理。黃、趙二人一聽白琦適纔那一番話，便知用意，本要接口，不想許超自告奮勇，就不好意思爭攬，倒顯出逞能，藐視許超似的，祇好住口不言。心源這幾日非常愛惜許超，知他此去危險，心中不住地盤算。這裏白琦見無人答話，許超又在那裏催要書信，祇得將信寫好，又再三叮囑見機行事。許超接信在手，又望湘英笑了笑，向衆人道聲再見，取了隨身兵刃，回身便走。

許超走後，雲鳳見湘英悶悶不樂，便邀她到後園遊散。湘英忽然冷笑道：「你看他多藐視人！隨便下封書信，又不是出去衝鋒打仗，有甚麼了不得？偏朝我冷笑。礙着大哥和遠客在座，不然，我倒要問問他，爲甚麼單對我笑？」雲鳳這時再也忍不住道：「湘妹你未免太多心了。許君和你既是從小在一處相聚了好幾年，老伯愛如親生，二哥又待他如同手足，縱有不周到和言語失檢之處，也還要念在平日彼此交情不錯。今天人家被你搶白了一頓，還是和顏悅色向你賠話。你卻始終用語訕謗，末後索性揭了人家的短處。我們年輕人誰不好勝？舉動沉不住氣也是有的。想必疑心你看輕了他，所以纔當衆討這種危險的差使。你沒見白大哥那一番話，是繞着彎，想轉請黃、趙二位前去？後來許君自告奮勇，白大哥不是遲疑了一會兒纔答應的麼？」湘英道：「那他去就去好了，笑人做甚麼呀？」雲鳳道：「人家對你笑，並無惡意，無非適纔得罪了你，無法轉彎，又覺着你看他不起，想在人前顯耀，單身去蹈虎穴，亮一手給你看看。不然，人家也夠聰明的，還不懂白大哥並不願他前去麼？你別以爲下書信不當緊要，須知他曾被呂村的人用妖法擒獲，後來逃轉回來，這回明到那裏，敵人方面言語之間稍爲一譏諷，許君一個沉不住氣，就許動起手來。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何況敵人方面又有好幾個會妖法、劍術的，喫個眼前虧還是小事，說不定還有性命之憂呢！臨走的時候，白大哥再三叮囑他，到了那裏莫要任性使氣，你沒有聽見麼？」湘英起初聽雲鳳相勸，因爲心中有許超存心和她慪氣的主見，雖不好意思當面搶白雲鳳，卻好生不以爲然。及至聽到許超將有性命之憂，仔細一想情理，覺得雲鳳之言不是無理。不管許超是不是看自己不起，但是這回下書，明明白琦是想黃、趙二位中有一人前去。要不是自己挖苦得他太厲害，如何會去冒這種可以不冒的險？倘再出了差錯，豈非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？想到這裏，不禁驚

出一身冷汗。可是表面上仍不露出，反向雲鳳強辯道：「兩國交鋒，不斬來使。我就不信有這許多危險。你不信，我就單身去探一回呂村你看。」雲鳳知她脾氣，說得出就做得出，聞言大驚，生怕引她犯了小孩脾氣，果然前去涉險，不敢再勸，祇得用言岔開道：「要說險呢，本來不一定就有，我無非想借此勸勸你，消消氣，和好如初罷了。」湘英知她用意，反倒好笑。兩人各有心事，俱不提適纔之事。

喫罷晚飯之後，湘英說有些頭痛，想早早安歇。她與雲鳳親如手足，平時總是同榻夜話，不到深更不睡的。雲鳳摸了摸她頭上，果然有些發熱。因她適纔有前去涉險之言，不大放心，又不便公然勸阻，反勾起了她必去之想，祇得和衣陪她睡下。初更剛過，猛想起父親同俞允中傷勢雖痊，還要服那調補的藥，每夜都是自己料理好了，端到他翁婿房中；並且聽父親說，這藥一共要喫七七四十九天，一天也不能間斷。好在藥同瓦鐺、無根水等都預備好在房中，不用費事，便起身下牀來。摸了摸湘英，睡得很香，額際汗涔涔的，還有餘熱未退，鼾聲微微，呼吸極爲調勻，移過燈檠，往臉上一照，臉色紅潤，嬌豔欲活。見她一隻欺霜壓雪的玉腕放在被外，輕輕替她順在被內，給她將被掖好。見她沒有怎麼覺察，也不去驚醒她，輕輕放好燈檠。將藥配就煎好，正待將藥送到淩操房中，心想今晚還是不要離開的好，便打算叫湘英用的丫鬟送去。走到後房去一看，那丫鬟睡得和死人一般，再也推拉不醒，祇得重又回房。忽聽湘英在牀上說夢話道：「這回身七步追魂奪命槍真妙呀！」接着又含含糊糊說了幾句，聽不清楚。雲鳳見她用功學藝，形於夢寐，頗覺好笑。看她睡得愈發沉穩，纔放了心。當下輕腳輕手把牀帳放下，將煎好的兩罐藥端在手中，悄悄走到扶梯跟前，輕輕揭起樓門蓋板，三步當作一步，腳尖着地，就在黑暗中走了下去。一直到了平地石磚上，側耳細聽，樓上並沒有甚麼聲音響動，纔放開腳步往前面廂房走去。擡頭見天上黑沉沉的，一點星月之光全沒有。遠看淩操房中燭光很亮，彷彿聽見有棋子的聲響，知他翁婿二人又在那裏下棋。雲鳳本是此中國手，不覺技癢起來，正走之間，忽見一條黑影往路旁房上一躥，定神一看，原來是一隻貓，正從後面東房上往南房房頂上去呢。那貓好似禁不住那冬天的寒風，到了屋頂，回頭喵喵兩聲，抖了抖身上的毛，慢慢往房後跳下去了。